

记者探营

5月27日,本版头条位置刊登了东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侦察连排长祁龙申请当特种兵的自荐信(扫文末二维码阅读),在广大官兵中引发热议。有人表达敬佩,敬佩他敢于挑战自己,执着于自己的梦想并为之不懈努力;有人觉得诧异,侦察连的训练强度已经够大了,怎么还想着去更苦的单位;有人感到不解,理由是祁龙素质全面、能力突出,在同类排长中可以很快脱颖而出,但到了特战部队就要从零开始;有人提出质疑,认为强军路上,每个岗位都是用武之地,在哪都能绽放光芒,为何非要当特种兵?日前,记者专程前往该旅采访祁龙,请跟我们一起感受这位排长的坚定志向与不懈追求。

排长祁龙的10年“特战梦”

■本报记者 赖文湧 通讯员 曹壮

“我读高中时就想当兵,而且就想当特种兵。”走进东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侦察连,记者见到了刚走下训练场的排长祁龙,说起自己的特战情结,他的内心掀起无尽波澜,“这个梦,我已经做了10年。”

10年前,还是一名高中生的祁龙,就提前为自己选好了毕业去向:参军入伍。但由于家人反对,他未能如愿,只好听从父母的意见上了大学。

2015年6月,即将大学毕业的祁龙,无意间在网上看到了征兵信息,沉寂多年的梦想的种子开始萌动。“这次不能再错过了!”眼瞅着自己要过了参军年龄要求上限,祁龙没有多想,第一时间报了名。

家人仍然反对,理由很简单:家里条件不好,父母希望他早点找工作挣钱。但这一次,祁龙选择听从自己的内心,“工作可以以后再找,但当兵的机会一旦错过,必将遗憾终生”,他最终说服了家人。

祁龙虽然如愿入了伍,却不是梦想中的特种兵。按他的话说,“有落差,但同样热爱”。

“当不成特种兵,就把自己当特种兵。”初入新兵连,祁龙参加训练就像打了鸡血,战友们评价他“学习能力强、精气神十足、内心很火热、加压意识强、目标很明确”,无不为他追求自己的“特战梦”由衷点赞。

新兵下连,祁龙被分到了原海防某团“军事训练多能模范连”。班长邓超故意试探他:“连队是老牌先进单位,素以训练强度大著称,不知你受不受不了?”

听班长这么说,祁龙心里乐开了花,对于未能如愿当上特种兵的他来说,怕的就是练不够。为给自己加压,他自掏腰包,购买了沙袋背心、拉力器、臂力棒等辅助训练器材。入伍第一年,祁龙就在团里组织的五公里武装越野比武中夺得第三名。

“第一次感受到了为荣誉而战的成就感。”谈起这件事,祁龙虽然脸上

满是骄傲,但心里仍想着,“要是能成为一名特种兵,参加国际比赛为国争光,那该是多大的荣耀!”

时任连长徐植了解祁龙的想法后,给他支了个招:考学提干,争取再分配。

就像黑暗中点亮一束光,祁龙又看到了希望,开始向着自己以前从没想过的新目标冲锋,利用点滴时间加班加点学习备考。功夫不负有心人,祁龙最终被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录取。

在校期间,恰逢特种作战学院到祁龙所在学院选调优秀学员。从入伍到现在,这是他距离梦想最近的一次,但无奈祁龙是士兵学员,不符合选调条件。他急得主动找上门去,汇报自己的想法,但得到的答复却是“按现行政策,你毕业后必须回原单位工作”。

“我想去特种部队,并不是因为原单位不好,只是为了实现心中的‘特战梦’。”祁龙告诉记者,去年军校毕业前夕,他就试着给一些特种部队写信,申请加入他们的行列,也有不少单位给他回电了解情况,解读政策,但终究未能成行。

一连串的“打击”没有击碎他的梦想。毕业后回到原单位,祁龙申请到训练强度相对较大的侦察连任职。明眼人都看出了他的心思,侦察队员与特战队员能力要求类似,他这是在为一有机会随时转岗做准备。

今年4月,旅里选送祁龙前往某训练基地参加无人机骨干培训。在那里,他结识了来自某特种作战旅的新战友,当看到他们佩戴的特种部队臂章时,祁龙对特种部队的热切向往再一次被点燃。

几经思索,祁龙决定向《解放军报》编辑部寄去一份申请当特种兵的自荐信,希望更多的人帮他圆梦。对于可能引起的“连锁反应”,祁龙淡淡地说,就算有人不理解甚至不支持他的想法,但他起码为梦想又努力了一次。

海防旅领导看到本报刊登的信件后,马上找祁龙谈心,并就其个人情况,为他分析了去特种部队的利弊:年龄相对大,训练吃不消;那里人才

多,进步会受限;万一没走成,思想顾虑重……旅领导还提议,可以采取其他方式,让祁龙去体验特种部队的训练生活,比如哪个特战单位组织猎人集训,协调他去参观学习。

言语之间,全是关爱。祁龙深深懂得,组织和领导对他的培养是不遗余力的,也希望他能安心在旅里好好干。对于这份真情,他一直心存感恩。

几乎同时,第73集团军某特战旅的领导也关注到此事,让人力资源科科长刘嵩与祁龙取得联系,有意把这名执着于特战梦想的排长“挖”过来。

祁龙欣喜若狂。这支处在斗争一线的特种部队,他在大学期间就从军事杂志上有所了解,特别是电影《战狼2》播出后,他又在媒体上得知,吴京为了拍电影而去体验生活的“南特”,即原南京军区某特战大队,就是现在向他伸出橄榄枝的这支特战旅的前身。

理想高于天,越苦越向前。“如果能去这样的部队,一旦有战争,我绝对义无反顾冲在最前面。”祁龙憨笑着,目光里充满憧憬。“你不怕去了之后能力欠缺,发展受限吗?”面对记者的担忧,他反而很坦然:“不为军衔只为战,哪怕让我一直干小队长,我也觉得值。”

走留交给组织,状态始终满格。谈起下步打算,祁龙告诉记者:“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去得成,一切从头开始;去不成,继续干好本职,绝对不会有所懈怠。”



扫一扫,阅读祁龙排长申请当特种兵的自荐信

即将满服役期的第77集团军某旅女兵赵晨程决定留队,并申请从话务员转型特种兵。她的选择曾经困扰着父亲赵军——

女儿为啥要当特种兵

■丁涛 毛世川 本报特约记者 李佳豪

初夏川西,骄阳当空,烈日把地平线烘得泛起红光。

铺开淡绿色帆布,刚调来第77集团军某旅的女兵赵晨程笨拙地将10几公斤重的伞具从伞包中抽出,努力梳理着伞绳。

而这一切,则被偷偷前来探望的父亲赵军看得一清二楚。他想不通,本可以舒舒服服等到退伍的赵晨程,为什么要跑到特种部队自讨苦吃。他固执地认为,女儿这是一时冲动,过不了几天准会打起退堂鼓。

不久前,原打算今年退伍的话务员班长的赵晨程,得知集团军将要组建女子特战排,第一时间递交了交流申请书。眼瞅就要将女儿盼回家,老赵的心被一通电话揪到了嗓子眼——“爸,我打算转岗特种兵,再干几年。”“什么?”“其实我已经来新单位报到10多天了。”“啥?”

那天夜里,老赵急得团团转,他给女儿的战友挨个打电话,希望大家能劝劝晨程,可赵晨程干脆把手机设置成拒接所有来电。“就是绑,我也要把她绑回来!”第二天一早,老赵气冲冲地登上了火车。

可还没等老赵“绑人”,赵晨程就被“五花大绑”送上了反恐训练楼——

这天下午,连队组织滑降训练。躲在远处树上的老赵看得真切:10多米高的楼顶上,女儿将保护绳紧了又紧,两条腿抖得像在筛糠。突然,教练



员双手一松,赵晨程顺势落下……

“不好!”老赵一跃而起,却被陪同的连长卢斌拦下。转头再看,女儿早已顺着滑降绳安然着陆,脸上还挂着灿烂的笑容。

这样的笑容,老赵在随后“蹲守”的日子里,瞧见了无数次——

牵引横越,赵晨程不慎跌入池中,起身倒掉作战靴里的脏水,她“傻傻”地乐;应用射击,她第一次打出合格,咧着嘴挥舞靶纸一蹦三尺高;捕俘格

斗,她对对手摔在泥里,爬起来后抹一把脸,依旧笑得倔强……

女儿的笑,让老赵既心疼又欣慰。渐渐地,他那颗铁了的心也开始动摇。4天后,老赵一早就悄然动身,离开军营返回家中。他终于弄懂了女儿为啥要当特种兵——她只想离战场再近一点。

上图:夜幕已至,第77集团军某旅特战女兵赵晨程(左)仍在伞训场上奔忙。毛世川摄



漫说军警

“签字画押”=责任落地?

从兵之初签下的第一份“入伍承诺书”开始,类似的这书那书就附加在官兵工作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务上:安全行驶责任书、考核评比承诺书、手机使用承诺书……五花八门的“××书”成了日常管理、落实工作的规定动作、固定套路。不可否认,签承诺书、责任状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明确工作责任、约束官兵行为的作用,但有些却变了质:有的一

味拉“红线”,承诺书款变成了惩罚措施;有的充当起迎检的“免死金牌”,给那些怕担责的干部提供了推卸责任的借口;有的把官兵关系当成了质押品,逼着战士签字保证,竖起了官兵关系的“隔离墙”……

还要不要承诺?是不是什么事都要签字保证?郝小兵认为,滥签承诺书、责任状,看上去是在一层一层压

实责任,实则是层层不负责任,最终不但推动不了工作落实,还助长了不实之风。真心呼吁彻底摒弃那些“变了味”的承诺书和责任状,不要再让基层官兵被各种承诺保证压得胆战心惊、吓得畏首畏尾,最终“千条线勒断了一根针”,得不偿失。

(文/姜雪伟、靳鸿翔 图/唐懿、任增荣)



士兵之声

为啥基层常常自我“加码”

■张笑寒

月底机关检查组到某连检查工作,让人意外的是,他们指出的一些问题不是落实不到位,而是“过度落实”。比方说其中几类笔记并不需要,年度政治教育计划也不需要细化到连,一些教育还可以集中开展,而该连为了这些工作投入了不小的精力,甚至加班加点。

笔者发现,当部队从上到下都在呼吁给基层减负的同时,类似于这些基层自我“加码”的情况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有的单位打扫卫生时用筷子捡树叶用牙签扣地缝,有的单位不区分战士和干部做相同要求读同样书目,有

的要求重复撰写对照检查和学习体会,还有的同样内容开多个会议做多个笔记……不少机关干部表示,对这些工作他们并没有如此“苛刻”地要求基层,基层自我“加码”而造成忙乱的“锅”他们不背。

那么基层为何要自我“加码”呢?笔者和一些基层主管交谈发现,之所以自我“加码”,是由于机关在布置一些任务时没有明确具体标准,或者说只明确了不能做什么,而没有明确要做什么应当做到什么地步。出于“自保”的考虑,基层在落实一些工作时宁可“过度”,生怕“不足”,因为

“不足”一定会被通报批评,而“过度”尽管会消耗一定的精力,但不会对连队声誉造成影响。

所以我们会发现,看起来是基层自我“加码”,根子其实还是在机关。如果机关在布置任务时,再多说一句话,把落实的标准明确清楚,基层便不至于自我“加码”。而机关在检查指导时,也应进一步树立“过犹不及”的导向,“过度落实”和“落实不足”应该一样受到批评,基层带兵人也应该进一步提升担当精神,在落实工作中从实际出发,从效果出发,如此上下努力,基层减负方可落到实处。

别让“懒得说”碰上“懒得问”

■东部战区陆军某连指导员 徐浩

带兵人手记

上周刚休假归队,我就听说了一件棘手事:战士黄旭和连长正闹情绪,现在消极怠训,没事就泡病号。

黄旭是大学生士兵,工作向来积极,军政素质优秀,前段时间还被抽选到比武预备队集训。这么短的时间内,黄旭的精神状态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我料定这其中肯定有蹊跷。

为了弄清来龙去脉,我直接找到黄旭。可任我怎么软硬兼施,黄旭就是不开口,直到我讲起自己兵之初的委屈

事,才打开他的话匣子。

“指导员,我也想比武拿名次、争第一……”话音未落,这个坚强的小伙竟咧开嘴落下泪来。原来,刚进集训队,黄旭感觉腰疼就去医院做了检查,发现腰椎间盘有轻微突出。祸不单行,归队后,他又犯了痛风,脚肿得穿鞋都难。

一天,黄旭咬牙坚持参训,可实在是在不在状态,战友小王认定黄旭偷懒使出声气落下来。受了委屈,要强的黄旭懒得解释就请假回了宿舍。没多久,连长走了进来,看见黄旭躺在床上,二话没说就把他劈头盖脸训了一顿。这下,黄旭更不想解释了,打定主意:破罐子破摔。

随后,我将黄旭的情况告诉了连长,

连长听后大吃一惊,连连后悔,“听说小黄逃避训练,我一着急上火,没问清原委就批评了他,现在想想太不应该了。”

当天晚点名,我就加强沟通理解做了随机教育,连长也主动在全连面前向黄旭诚恳道歉。对此,黄旭羞红了脸直说:“错不在连长,都是我这又倔又闷的性子惹的祸,以后有事我一定明说。”

隔阂的产生,有时只因少了一句询问;矛盾的化解,有时也只因多了一句解释。现在的官兵个性鲜明,如果缺乏有效沟通,就会产生隔阂,作为带兵人,如果多问一问原因,多听一句解释就能避免一个矛盾,何乐而不为呢?

(本报实习记者 徐鹏整理)

“标兵被”下岗记

■牛德龙 李梦奇 本报特约通讯员 黄宗兴

营连日志

没想到,“标兵被”才第一次亮相就“下岗”了。6月18日上午,按照连队计划安排,连长陈智力带领几名骨干检查内务卫生,并评选本周“内务标兵”。走进五班宿舍时,列兵庄治宇的被子格外吸引眼球。几位检查的骨干都建议:这被子叠得有棱有角,线条分明,可以给个最高分。

陈智力仔细打量着眼前这匹“黑马”,心里纳闷:一向内务标准一般的小庄怎么一下子突飞猛进?陈智力伸手摸了摸,瞬间“心知肚明”,回过头“表扬”:“小庄叠被子进步很大!”听到连长的夸奖,庄治宇心里暗喜。不料,陈智力话锋突变:“盖这床被子恐怕睡不好吧,又硬又不舒服……”

咨询、挑选、支付……没多久,庄治宇就收到了包装精美的“标兵被”。为了不不让战友发现,他每天早起半小时,偷偷地将被子换过来,不承想,才不到一周就“露了馅”。检查完内务后,陈智力把庄治宇叫到一旁说道:“叠‘豆腐块’是部队的优良传统,为的是培养军人严谨细致作风,咱不能为了好看,而搞得不本倒置。”

庄志宇羞愧地低下了头,当即就将“标兵被”寄回了家,并当面向连长立下“军令状”:下次一定要凭真本事当上“内务标兵”。